

法高官马克·乌赞 国际金融体系 不能再以欧美为中心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及创办人马克·乌赞提出，国际金融体系不能再以欧美为中心。

乌赞表示，美国霸权实力逐渐衰退之后，世界进入了多极化格局，这是一种全新的国际金融格局。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关系将不再以美欧为中心，而是将包括巴西、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内的新旧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然而，正如美国和欧洲之前很难接受日本崛起成为经济大国一样，他们对于中国、印度、巴西和韩国的崛起也同样担忧。

“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多极化的世界”，乌赞进一步指出，二战后，美国以它所主导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北约等国际机构建立起全球秩序。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在这些国际对话平台中，作为世界级经济体的中国的投票权份额只有 4%，差不多美国的三分之一。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的投票权也远远低于其经济实力，投票权重甚至不如比利时。结果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步疏远美国建立新机构来平等对话与合作。为了维护其信誉，美国政府决定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谈判，该谈判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开始，并达成一项增加新兴市场国家代表权的协议。然而，这一微调权重的议案却被国会否决。所以，国际金融的新格局呼吁出台新的政策协调形式，而 G20 应该重新定位其在主要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中的作用。

美国军方马伟宁 中国可牵头建立 20 国网络安全共识

美国海军学院(USNA)语言和文化系副主任马伟宁在发言时指出，由中国牵头，通过 20 国集团重启其建立网络空间共识呼吁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说，中国在网络世界中的位置独特，它既是涉及我们生活每个方面的计算机网络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这使得中国在与国际机构(特别是 20 国集团)合作并取得共识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通过与 20 国集团成员国合作，能够制定一套触手可及的行为准则和管理制度。各国在许多领域拥有共同的根本经济利益，而构建 20 国集团框架的金融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自由探讨这些利益而较少引发争议的平台。

他认为，20 国集团可以集中精力应对的第一个领域是在用于探讨网络空间的术语和概念方面达成共识。如果中国能够与 20 国集团组成一个类似的工作组，或者圆桌讨论，仅是确定一套术语以及各国使用这些术语时的共识就将为国际网络社会中实际礼让制度的出台做出重要贡献。他还以“网络空间”、“网络安全”、“网络战争”为例，说明了规范网络术语的艰难性和重要性。

世行官员吴卓瑾 中国是全球创新的力量

作为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女生对中国在 G20 中的观察有着不同的角度。她在研究过亚非欧多个转型国家的案例后认为，中国庞大并且日渐壮大的中产阶级将成为全球需求增长重要的源头。中国工业的升级换代和贸易扩张必将导致世界市场的进一步专业化和高效率，中国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劳动力将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力量。

当然，吴卓瑾也看到了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比如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专业化程度和规模经济程度仍然不够，中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在寻求成为全球性大公司的过程中将面临新的挑战等等，不过她对中国未来实现互惠贸易和投资关系充满期待。

她特别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将为中国带来重要的长期利益。由于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开放资本账户，而这只有在中国建立稳定的金融体系后才能实现，而许多欧洲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用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才实现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化。因此，她建议中国采取相对审慎的方式，经过多年时间的努力，安全过渡到更为开放和高效的金融和汇率体系。

“中国成为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利害关系者”，这又是吴卓瑾对中国下的一个论断。目前，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很高，认为中国应在全球治理中承担重要职责和责任；而中国认为自己能够承担的职责和责任是有限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国际社会和中国需要不断地调整自身，以便彼此间相互适应。由于中国实力在全球经济中上升，吴卓瑾最后认为，应对中国在推进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国际援助机制方面以及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对全球治理活动的参与度方面有更多期待。

韩国财团车斗铉 中国是全球合作的最佳案例



车斗铉，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副总裁。此次，他给 G20 智库峰会带来的是其对中国与 G20 的新的视角。他认为，中国可以成为通过连接区域国家实现全球合作的“最佳实践案例”。

车斗铉在分析了 G20 取得的成就和目前的制约后指出，可持续发展仍是 G20 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而许多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社会文化差异、极度的不信任、社会所处的不同发

展阶段等，均会导致“真正的”协作措施的失败。最重要的是，这一严峻的现实主要是源于各国对其他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极度的不信任。

他特别指出，在亚太地区，20 国集团中的 6 个成员国(中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印度)彼此在地理位置上毗邻，8 个成员国涉及共同关注的议题(加上美国和俄罗斯)，每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实力或

动机从不依赖于客观的评估，从而使之不可避免的参与战略竞争和军备竞赛。

基于此，车斗铉认为，20 国集团各成员国在寻求真正的经济合作方式时关注于减轻战略不信任和猜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可以考虑以各种方式贡献其一己之力。因为中国借其独特性可以成为连接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起“桥梁”作用的国家，例如，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但在地区层面上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考虑到中国与 20 国集团的其他亚太成员国(如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印度)的双边经济关系，其还可以通过连接该地区国家成为全球合作的“最佳实践案例”。

他最后指出，各国之间所共同关注的全球问题应成为应对全球挑战的一个理想模型。通过以这种方式展开合作，20 国集团将能够建立起其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这种方法同样符合中国的外交原则——“和谐世界”。

加拿大智库约翰·科顿 中国已是优秀的全球领导者



在谈及中国对 G20 机制建设的贡献和作用时，多伦多大学 20 国集团研究项目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翰·科顿认为，20 国集团成立以来，中国始终是该集团内不可或缺的、日益积极的、影响不断扩大且卓有成效的全球领导者，尽管这个全球领导者是谨慎的、勉为其难的且尚未完全名副其实的。

科顿表示：“中国已于 2012 年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和第二净债权国，中国日益增长经济实力使中国能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自 1999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和社会开明度日渐增强（也许步伐较小），对政府的掌控力度加大，对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越来越能有效回应；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领导人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参加国际峰会的经验日益丰富，在 20 国集团外交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他们将 20 国集团作为加强自身与各国领导人相互联系的平台，尽管还不能将其作为发展深厚的个人关系并加以利用的俱乐部。”

科顿强调，20 国集团成立于 1999

年，2008 年上升到国家领导人层面，2009 年成为各成员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此后，20 国集团机制逐渐完备起来——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中国的支持和配合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在 20 国集团中的领导地位日渐提高但并非完全名副其实，一连串日益加剧的全球金融震荡使中国猛然意识到自身的软肋。这一连串全球金融震荡首先于 1997 年发生在其亚洲邻国，继而于 2008 年发生在美国，后又于 2010 年发生在欧洲，威胁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在中国与外界联系日益密切因而更易受到攻击的情形下尤其如此。在环境、健康、粮食和能源震荡、日常社会冲突和西部边远省份分裂活动日益加剧的情形下，中国领导人深知，为防止国内动荡和政权变色，确保领土完整，中国必须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坚持市场导向型经济。因此，它们需要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共同合作，以求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未能有效应对全球金融震荡，中国寄希望于 20 国集团，希望它成为有助于解决全球金融问题的永久性首要论坛。

国际商会研究基金会让·盖·卡里埃 全球经济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



国际商会（ICC）研究基金会主任让·盖·卡里埃在发言时指出，后二战时代是世界历史上全球化发展和共同繁荣最好的 60 年。如今，这个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

卡里埃称，全球经济衰退始于 2008 年，主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随后被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加剧，此次衰退大大减少了世界贸易和投资。尽管外国直接投资额在 2007 年达到 21 万

亿美元，但随后的几年该值平均低于 15 万亿美元。2010 年世界贸易虽反弹至 2008 年水平，但经济复苏疲软，自由化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世界贸易增长率远超全球实际 GDP 增速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

卡里埃随后提到，G20 从 2008 年开始就在全球经济中显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力量。在专注于结构改革的同时，更致力

于实现全球经济的

增长。G20 今年的首要目标就是落实政策，以取得促进增长、推动参与、创造就业和建立全球经济弹性的实际成果。

作为国际商会研究基金会的主任，卡里埃也提到了国际商界（商业 20 国集团会议）为 G20 实现增长目标所做的建议书。建议书包括为提高结构灵活性，G20 成员国的各国政府要制定国家创新计划并通过改革拓宽信息和资源渠道；为促进跨国自由流动，G20 成员国政府应该制止贸易保护主义，并取消制止贸易保护主义后产生的壁垒，尤其是非关税壁垒；为提高商业诚信，G20 成员国政府应同意完善反腐相关法律，激励企业制定领先实践合规计划和违规自我报告等 20 条具体措施。

在发言的最后，卡里埃强调说，后二战时代是世界历史上全球化发展和共同繁荣最好的 60 年。在此期间，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的繁荣，贸易和投资的

日本央行福本智之 中国引发世界改革热



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福本智之在发言时指出，中国是二十国集团里唯一独特的存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能够成为引起新一轮世界经济改革热的重要契机。

福本智之在发言时首先提到了二十国集团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存在的一些局限。他说，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2008 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时，二十国集团为恢复世界经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因为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国内经济迅速反弹，为世界经济恢复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二十国集团也存在作用上的局限，比如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对三大发达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看法分歧比较大，达成经济问题上的共识有难度。

“在我看来，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打破‘二十国集团的局限’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福本智之随后做出了如上表述。他认为，中国自 2007 年以来一直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当中，中国经济增长所贡献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等中期经济增长预测，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考虑到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里的这种独特位置，中国若能顺利实行新一届政府推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二十国集团里形成共识会变得更加容易。

福本智之表示，只要中国国内提出的经济主体改革、金融自由化和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等工作能够健康有序地开展下去，成功地完成这一轮改革，中国将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均衡，将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减少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做出很大的贡献。那么，在二十国集团内，中国的发言权也会加大。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在二十国集团探讨的几个重要问题上，尤其是中长期经济结构改革问题上引导世界各国的言论，促进共识形成。而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必将成为引起新一轮世界经济改革热的重要契机。

中国驻 WTO 前大使孙振宇 中国的成就不是 靠别人恩赐的



作为中国前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前驻 WTO 大使的孙振宇对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经济合作非常熟悉。他认为，中国的成就不是靠别人恩赐的，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得到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利。

孙振宇谈到，中国经过 15 年的艰苦谈判，以相当的代价加入了世贸组织。当时国内学者与专家不少人持批评意见，国外也有一些学者持消极态度。然而，加入世贸组织 1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电脑、手机等 220 种工业品产量已居全球第一，其中 35-40%的产品质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已经占全球市场的 30%。中国 9 家商业银行已经进入世界财富 500 强，并且涌现了一大批成功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

当然，中国也从加入世贸组织中收获了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利。孙振宇认为，中国在 13 年前加入世贸组织后，从一开始就全面参加了多哈回合谈判，并成为谈判核心圈的重要成员。中国与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改变了过去长期由美欧主导谈判的局面。不过，近年来多边贸易体制有边缘化的趋势。孙振宇表示，2008 年 7 月日内瓦小型部长会议的失败使美国人对多哈回合谈判感到失望。美国打算绕开多哈回合谈判，通过 TPP 建立一套符合美国利益的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建立新的标准，尤其要解决它所关注的所谓 21 世纪新议题。

就此，孙振宇提出在参与国际博弈时需要把握几个原则：高举多边大旗，乘巴厘协议东风；重视中美与中欧 BIT 谈判；推动中韩、RCEP、海合会自贸区谈判；重视诸边谈判，积极参加 TISA、ITA、环境产品等诸边谈判；加强金砖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 TPP 带来的挑战，在时机成熟时可以启动金砖国家自贸区可行性报告的研究，力争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与作用，为建设一个公平、公正、透明、和谐的世界经济秩序做出应有的贡献。